

乔的婆家

徐迅

很喜欢庐江。庐江的名字很现代,很美,也很有人气。美而有男人气,就是美丈夫了。庐江是出过美丈夫的。周瑜与来自我家乡的小乔是三国著名的英雄美人,郎才女貌。若按我家乡的说法,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小乔嫁了周瑜,周瑜就是我们家乡的小姑爷,我的家乡与庐江便是“抵手”的亲家了——到了庐江,我也就像是到了小乔的婆家,有点走亲戚的意思。

不仅如此,到了庐江我就像是回到了家。比如,这里喊父亲为“大大”,叫外婆为“嘎婆”,管母亲的姐夫、妹夫叫“姨夫”等,这些方言与我家乡的土语毫无二致。我老家讲“当真三”,有当真的意思,这里也是。有趣的是小孩尿床,这里说是“下芜湖”,我们那里说“到石牌”了。这里离芜湖近,我的家乡离石牌近,芜湖、石牌都是水乡,如此,也就有了一样的风趣。

在庐江吃一种青菜:香菜。香菜文雅的名字叫芫荽。芫荽清绿绿,水灵灵,这里称为“盐水菜”或“盐熟菜”,不知与我家乡的“盐西菜”是否同科,但有一种油炸的豆腐,别的地方叫油果、豆泡……庐江却与我家乡一样叫“生腐”,“生腐烧肉”是庐江的一道名菜。冬天里火锅烧肉用生腐,再佐以盐水菜,真让人吃得口齿生香,美味得很。

十里不同音,百里不同俗。庐江与我家乡相距百多公里路程,庐江属江淮官话区,我家乡属赣语系,两地却有着十分相似的方言土语,我猜想,与汉代时同属庐江郡有关。汉代的庐江郡地盘很大,我家乡叫皖县,庐江叫舒县。郡治先设在庐江的西南处,后因为战乱,又迁到我的家乡。《三国志》有明确记载:汉初平四年(193年)春,袁术入据寿春(寿县),庐江太守陆康与袁术“有隙”,将攻康,康遣(陆)逊及亲戚还吴(苏州),遂将庐江郡自舒县移治皖县……“书同文,车同轨”,秦代统一文字,不知汉时的庐江郡是否也推广过统一的语言?

乡音如胎记,有乡音的地方就有故事。早年,家乡的一位开大货车的师傅,半夜开车在陕西柞水县抛了锚,下车找人帮忙,黑灯瞎火地



去敲门。没想到,开门的人说的竟是家乡土话,开车师傅一听差点吓瘫了,说:我都跑了好几天,怎么还在家门口?后来才知道,这里是清朝乾隆时期家乡去陕西的移民后代。老家来人,乡音袅袅,自有一种亲切感。家乡人把这故事当笑话讲,却证明了乡音的力量。

有了这亲切的乡音,说小乔是被“虏获”的也好,周瑜与小乔是一见钟情也罢,他们的爱情到底是有乡音做底色的。《三国志》等书记载:小乔居潜山县北五里处,二女大乔、小乔,皆国色天香。东汉建安四年,孙策从袁绍处得三千兵马,在名将周瑜的扶持下,一举攻克皖城,“策纳大乔、瑜纳小乔。”孙策还曾与周瑜戏说:“乔公二女虽流离,得吾二人作婿,亦足为欢。”周瑜出身士族,少年英俊,精通律法,从小与孙策就被人称为“江东双璧”。周瑜归附孙策,为建威中郎将,人称周郎。庐江有“曲有误,周郎顾”的典故,说周瑜即便醉了酒,也会闻琴声而只要有些微的差错,他就会扭头看是哪一个出错。据说汉代美少女们为了博得他的一顾,将曲谱故意弹错的不在少数。

不知小乔是否也有这样的故意,看描写他们的爱情戏曲,一定有小乔弹琴的场景,的确是一个美丽的画面。只是红颜薄命,大乔与小乔婚后不久便离世,不知所终。苏东坡词曰:“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,羽扇纶巾,谈笑间,檣櫓灰飞烟灭。”周瑜娶了小乔后踌躇满志,可

惜这一对伉俪是英雄气短、美人迟暮,人间不允见白头。有史料称,小乔与周瑜,婚期十三载,育有二男一女。周瑜三十六岁病逝,小乔四十七岁也弃世而去。湖南岳阳有座小乔墓,依当地的说辞,小乔跟随周瑜镇守湖南巴丘,死后葬于此地。而安徽南陵因乾隆四十四年(公元1779年),小乔出现在当时知县高怡的梦里,高怡命令典史江颉在当地香油寺西苑重建小乔墓。周瑜曾经做过春谷(南陵)县长,说小乔死后葬南陵,南陵人也是“当真三”的。

但庐江人从来就不信这些说法。他们引经据典,信誓旦旦,说周瑜在征战途中,小乔一直相随、陪伴在夫君左右。周瑜病逝后,小乔扶柩东归,寂守墓庐,抚养遗孤。约公元二二四年病逝,“葬庐城西门绣溪河畔真武观西百步。”《庐江县志》记载得更活灵活现:“真武观西百步,周瑜之妻乔氏也。俗称瑜婆墩,冢上多古砖,人不敢窃,动辄有咎。”凄凄两妻,人与孙策就被人称为“江东双璧”,庐江人认定周瑜和小乔是魂归了故里。如此,小乔也算是回到了婆家。

我倒愿意相信这一种说法。青山处处埋忠骨,话虽这么说,但纪念英雄的还是家乡的一抔黄土。与小乔一样,周瑜的墓也多有争议。唐朝杜甫的《周公瑾墓下诗序》和陆广微的《吴地记》说周瑜墓在苏州,“周瑜坟,在县东二里。”陆游所撰的《南唐书》上却说“瑜葬舒松,即墓为祠,子孙居其旁者,犹数十家”……还有,湖

南的岳阳、江西的新淦,与庐江县接近的巢县、舒城也都说有周瑜墓。英雄墓葬多处,似有出处。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庐江人还是要求文物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周瑜墓进行了多方论证,最终确认庐江周瑜墓为周瑜的首丘之地。这样,周瑜的乡算是释怀了。

在庐江,我拜谒了周瑜墓园。周瑜墓园建有高高的门楼,有影壁、门阙、石像生、享堂、碑廊及周瑜生平事迹的陈列馆。一组组仿汉的建筑群,拱绕着的是按汉代形制建造的覆斗形方椎夯土的周瑜墓冢。汉代气象、三国风云,俱归杳杳,但明月芳草,松柏森然,墓园给人一种旷远、肃穆之感。墓园里还有一座汉白玉的小乔雕像,雕像下有一口“胭脂井”——此处建“胭脂井”,怕依附的也是一种周瑜文化。因为小乔的娘家,即乔公当年居住的皖县彰法山,有溪水环曲,松竹郁茂,传说大乔、小乔那时以井水为镜梳洗装扮,胭脂落于井中,井水渐为胭脂染红,故曰“胭脂井”。井栏石上,刻有“建康元年十月”(144年)的字样,已为世人公认。此处“胭脂井”,只当是小乔婆家赋予小乔的一种浪漫了。

庐江还以小乔的名字命名“小乔巷”。小乔巷说是一条巷,其实是一条街。听说早年庐江人将小乔墓遗址的东侧居民区与县法院、粮食局宿舍之间的一条小巷道称为“小乔路”,后来城市道路改建,拓宽了小乔路,修建了小乔巷,并垒石栽花,立石为记。小乔巷的一侧,花摇竹影,汉砖徽瓦砌成的一溜儿白墙,雕刻的都是后人缅怀周瑜与小乔的诗联,就像一条时光隧道,仿佛让人重回三古战场,寻觅风华绝代。不知小乔与周瑜成家后回过婆家没有,也不知她是否走过小巷,但这条巷因有了她,也就有了些妖娆和妩媚。

走在小乔巷,夕阳西下,阳光涂抹在汉砖徽瓦的白墙上,泛出一道明黄色的光……“嘎来了?嘎来了。七饭了?七饭了。”小巷深处,隐隐约约的,我听到一阵开门、关门的声音,还有一对母子柔情的应答声。袅袅乡音在寂静的小巷里显得异常清脆、亲切和明媚,宛若天籁。我从心里感到异样的温暖,以为真的是回家了。



人!”是啊,知青方言若离了知青,只能让人晕头转向,只有们这一帮子人在一块堆儿时,才唠得近乎、用得自然,无拘无束,酣畅淋漓。后来我学了大学语文,知道这叫“共同语”。当时知青是流动人口,烧得冒烟咕咚的大窝棚里,围坐着天南海北的年轻人,北京二锅头加酸菜粉条,三阳开泰腌成菜疙瘩,大白兔灌凉水,南腔北调的话,侃得天南海北的事,当然要用知青方言,不这么的能行么?

时间一晃过去了十多年,老知青总是想聚在一块堆儿,撞大个子(知青方言:放开量喝),开大兴(知青方言:侃)。青春的歌声伴随着山泉汨汨流下,将落叶踩得簌簌响。我们前追后山火,山火也曾追着我们……忘不了青春的一幕一幕,不用知青方言,哪里说得清楚?

物的生命力极强,无论风霜雨雪还是严寒烈日,无论缺少水分还是阳光,都不会退缩,甚至连站立的姿势都不会改变。那不足二十厘米的高度,却能出奇地整齐划一,从上到下,从枝到叶,都蕴涵着一种刚毅和顽强,成为一种精神、一种气度。那种不挑环境、不害怕艰苦、坚韧不拔与无私奉献的精神,令我感动,正像军营中我们那些普普通通、朴朴实实的战士。

三叶草不仅呈现生命的绿色,更展示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量,告诉我们,只要热爱这多彩的世界,绿色就永远鲜活;只要坚定自己的理想,就永远拥有旺盛、健朗的活力。坚韧不拔地努力追求就能达到成功的彼岸,从而收获生命的璀璨。从那天起,三叶草所具有的品格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。

人与自然

那年,专程去北京,参加一个内容隔膜的研讨,就为希望从美国回来与会的陶洁老师。不见她,已经很久很久了。

二十多年前,北京大学英语系副主任陶教授,多方化缘,筹办一场中外女性文学会议。我所在的《文学自由谈》杂志,呈上碎银若干,虽无足轻重,聊表钦佩而已。秀才人情,别有缘分。自此,对陶老师舍了师徒之谊。

有一次,一位加拿大学者想看看天津。约好后,陶老师带他前来。我不敢潦草,对食、住、行皆费心构思。陶老师受之坦然,而那老外却大惑不解,饭桌上迟迟疑疑,此“任”(人)与他素无瓜葛,如此周到,是否有事需他效劳?我听罢陶老师的翻译,遂推理式地告诉他:陶是我的朋友,你是陶的朋友,便自然也是我的朋友;但任某对繁行的朋友,从无相烦习惯,甚至不会去阁下老家叨扰。玩笑间,对方顿时放松,身心舒展地吃喝起来。我说话算话,时至今日,尚未进过加拿大的国门。

在北大承泽园陶老师家中,巧遇一学生造访,他想去美国留学,需要陶老师的书面推荐。当看过他自拟的简历,陶老师用指头点着几处,语气严肃,说北大英语系毕业的学生,不该有这类低级的粗心。我从旁看去,先前点头哈腰的学生面露愠色。陶老师毫不在意,伏案捉笔一一纠错。那学生眼珠乱动,却不再出声。我确信,他是在等待最终的斩获。对他至关重要的推荐信攥进手心,脸上掠过一抹笑,说出“谢谢”二字,推门而去。我当即揣测,这肉包子打狗,将一去不回了。

陶老师德高望重,信誉深广,美国多所名校“认”她。经她保举的学子,十个有十个如愿以偿。事后很久,问起那学生下落,陶老师茫然摇头,说那边学校告诉她,已予录取,而学生再无消息。这丝毫不出我的意料,意外的倒是,碰到陶老师听罢,答应她去试试。时隔不久,杨绛老人的文稿从天而降。兴奋之余,我们格外感慨,助人、利他的陶老师,当被引为处世明镜。

一九九九年,夏天奇热。陶老师的丈夫倪说思先生患病,我偕朋友进京探视。倪先生是北大德语系知名教授,德国方面在京凡有文

可敬的陶老师

任美康

化活动,必被尊为上宾。但无论倪教授如何资深,终究只是一个教员,无法匹配行政级别。正规医院床位紧缺,托人住进航天桥附近一幢“合作办医”的楼里。是时倪先生已到弥留之际,一双毫无知觉的眼眶,对着屋顶上方一台旋转疲惫的吊扇。室内闷热,藉藉护工卖力地为倪先生摇着纸扇。护工明白,我们带去的一堆慰问品,全是犒劳他的。逗留多时,不曾见过医护的身影。临走,我双手递给护工两百元钱,谢其辛苦,拜托他善始善终。不几天,倪先生在这座并非医学院的医院里,寂然辞世,享年六十五岁。

倪先生走后,陶老师独居承泽园七载。我赴京办事,常去看望,平日十天半月会电话问安。陶老师七十岁那年,为靠抚女儿,将著书立说的书稿移往大洋那头的加州。此后我们虽亦去过几趟美国,都因山重水复不顺路,未能见面。多年过去,时空阻隔,人海茫茫,但我们心里,总记着陶老师素朴而睿智、严峻而谦和的模样。那年陶老师归国赴会,实在叫人高兴,终于能与她尽兴长谈。

岁月如歌

母亲的蝶衣

曹志辉

你沿大山深处的崎岖路,静静走来。蛙声蝉鸣、花香满径,腹中饥饿。你用山风果腹,你拿书本充饥,只盼有一天能羽化而出。

那个雪舞的冬日,茅草凝霜,滴水成冰,你脚穿草鞋的木屐,挑一箱微红的炭火,步履蹒跚,失足跌落通往山村学校的洞底。

年迈的外祖母一路寻来,心疼得用巴掌打你:读什么书呵,一个女儿家。你冻得双脸红肿,哭泣着只说一句话:

我要去上学。你捡同学废弃的笔头写字,你替老师洗衣,洗净清贫的记忆。

岁月无痕,而今,你已银丝满头,桃李满天,你用青筋暴出的手剪纸,绘画,把退休的日子过得枝叶茂密。

你教我们要坚强、隐忍你看越剧时,为何却泪眼迷离?母亲,母亲青葱的岁月里,你可曾有过五彩的蝶衣?



说王述 王蒙文 吉建芳绘

也说方言

张港

竟有此癖,我爱上火车站,爱听那叽里呱啦的外地方言,站在那里听得一阵痴迷。

当年我下乡的那个地方,是小兴安岭风口子,很早前放牧的蒙古族人、逃荒的山东人、打山牲口的鄂伦春人,都是在这里打个站儿就走,所以这里几乎没有当地人。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:据说一类是家在两广、两湖、闽浙等地的劳改人员,刑满了在这儿就业,一类是管教干部,多是河南、山东、四川籍的转业军人,还有我们这些从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哈尔滨、齐齐哈尔来的知青,算是第三种人。

我们刚到这里,就听到南腔北调、半懂不懂的话,总是有些懵懂:这是什么地方?听“老广”说话“啊——啊——”地拖着长声,开始还以为故意嘲弄我们这些毛孩子,好是生气。如青中上海人最多,讲普通话的人竟成了“少数民族”,上海话

又细分为上海话、宁波话、江北话三种。听,那边干起来了,你骂我的,我骂你的,各具地方特色,不知互相是否听懂,反正也没有翻译。方言自有方言的妙处。上海话“搞百叶结”“花头巾”“十三点”,东北话“整景儿”“糟践”“嘚瑟”,这些词有很强的表现力,也找不到普通话来替代,翻译了也就全无味道了。于是,这里的人除了自己的方言外,对其他方言又采取了拿来主义,各取所需,取长补短。没过几年,就听得上海人说“今朝夜里厢贼冷,风响邪乎”,北京人说“去河沿儿打衣裳,打好困觉”。上海话中夹杂着北味,北京话里竟夹杂着吴音。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令外人惊诧不已,也让语言学家瞠目。这种乱成一大锅、趣味无穷、外人勿来的语言,就是知青方言。

后来甚至包括俄语的“畏大罗”“列巴”、日语、英语的许多单词,以及我国鄂伦春族的“麻达山”等也跟着

混了起来,成为日常语汇。

有意思的是,这种语言与农场的饭票通行范围差不多——使用同一种饭票的人,也说着同一种语言,纯属特产,只有这里的人能拎得清楚,若出去几十里地,就可能成为听不懂的“外语”。我们五分场有位姓高名海的,是赶大车的,自称取手,吹牛说朝鲜战争是他放的第一枪,自称去过“美利坚合同国”。后来,“高海”就出名了,名词活用为动词,意为:瞎吹牛。在五里外的老镇,就听两位喝得高了点儿,甲曰:“你甭跟我这儿高海!”乙曰:“嘛儿——谁,谁高海,你不先高海,我能跟你高海?”“高海就高海,走,阿拉寻宽敞地儿,高海高海!”老镇的人绝对是听明白了,高海从此不再是人名,而有着丰富的内涵。

上海知青回到上海,屋里厢人不晓得他们说的“练家子”“猫着”是什么意思,老上海叹道:“讲啥个乌七八糟,跑出去几夜天,竟成了外地

说来也怪,一个军人怎么会到“三叶草”感兴趣呢?

记得刚连队的那天,唯有营区房前那片空地上,挤满了郁郁葱葱的绿色,令我感到新奇。

走近绿色,原来那是一片三叶草,我的家乡俗称“苜蓿”。三叶草,我对它再熟悉不过了。它属于野生草本植物,每株因有三个小圆叶,所以战友们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字。它的颜色极纯,没有一点杂色。如果你



仔细观察便会发现,在它们身边连棵杂草都没有。它们绵绵密密,生机勃勃,绿得高贵,绿得清纯。

当我正要蹲下时,连长向我走了过来,他说,营区里的这些草,都是战士们利用休息时间从后山坡上一点一点移过来的,一分钱也没有花。这些草虽然是野草,但并不比城里的进口草坪差。这种草很皮实,挖过来浇水就能活,不用专门侍弄,把它种在哪里,就在哪里生根、成长,即便是天寒地冻的严冬也仍然保持本色。

我俯下身来,仔细观察眼前的小草。那一株株小草把整个叶片全部展开,向天空、向人们呈现它微小却顽强的绿色。从三叶草一片片的绿色里,我仿佛看见了绿色生命的浩瀚。

三叶草表面上很柔弱,似乎弱不禁风,经不起风吹雨打,实际上这种植

三叶草

吴晓明

心香一瓣